



麦城谜案

Maichengmi'an

一桩没有凶手的**离奇命案**，一座无法逃离的**荒诞城市**
为他精心献祭的**谋杀**，我在这里，等一份迟来的答卷

刘嘉呓◎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麦城谜案

Maichengmí'án

刘嘉屹◎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麦城谜案 / 刘嘉吃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221-09752-1

I . ①麦… II . ①刘…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7452 号

麦城谜案

Maicheng Mi'an

作者 刘嘉吃

责任编辑 阎循平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河北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180 千字 印张 12

ISBN 978-7-221-09752-1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自序

关于蓝本

蓝色骨头是什么？

是崔健后期的一首乍听之下没什么味道的歌？

或许之后也能成为一本初读之后没有多少看点的书，而这蓝本，只是它的三分之一。

用红黄蓝作为组成色彩的三原色来命名，在这美术理论发展之后的现代社会显然是有些过时了，或许这就像蓝本中那些没办法摆在表面上的思想一样，都已经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艺术源于生活而落后于生活，像我这样的伪艺术者也只能做出这样格格不入的判定，如果一定要让我提前暗示些什么的话，那么我只能说这蓝不是新三原色理论中的青色，它们无法组成这世界里的所有色彩。

关于这个故事的初衷，并没有设定这么复杂，只是想要表现一个文艺青年的穷途末路。许是某个夜晚从崔健的唱词中得到了什么启示，才滋生了这样的初衷，毕竟在这知识经济带领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作为一个纯文艺者已经没有了多么大的生存空间，更何况是我这样的伪文艺者。当艺术的理念从身体上升到思想之后，便开始了做梦的时代，也不会再去刻意地怎样怎样，就好像是我通常讲的那样，故事有它自己的生命，只能孕育，却不能决定其成长的方向。

那么是从何时开始变复杂的呢？

或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从一个简单的花纹画起，只是想得到一片花瓣或者是某个特定的形状，但是随着笔尖的描绘，原本简单的纹路也会变得枝繁叶茂起来。于是，这蓝本，便仅是作为代表着智慧的蓝本出现，而之后红色的心灵以及黄色的肉体也会继续用不同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来描述“蓝色骨头”这个概念。当然现在它们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也说不好，或许是单纯的，麦子、夏天以及葵和米香的高中生活，或许是夏天他这么多年来在路上的生活记录，当然也有可能与此蓝本并未发生太大的关联，麦城还是麦城，只是里面生活着的人改变了。

而这些都不那么重要，既然这是蓝本，那么我们就仅谈蓝本。

或许作为一本推理小说这并不那么契合，只是为了故事的流畅性而添加进去的悬念，没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推理手法与心理描写（浅显的内心独白倒是随处可见），所以想要作为侦探而介入到故事之中的你千万要小心，这是一场大的阴谋，切勿对号入座。

从一个预留的入口走进麦城，那些高大的建筑物把低矮的民房包装得严严实实，而那些四通八达的小巷，却往往通向一个又一个的死路。这个故事仅有的魅力似乎也只能在于此，大段的内心独白来自对于外部世界的不安全感与恐慌，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确认自我的存在。在故事里，这样的叙事方法如果不显拖沓的话，那么一定能将小说的脉络用最清晰的形式展现出来。可能，我只是说可能，在剧情方面，一直都不是我所擅长的。我可以很简单地放逐一个人物去死，可是死的方式却很难准确地描述出来，以至于在蓝本的前几个章节里一直无法对开篇的悬念进行实质性的分析，一时也找不到好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

这是一场需要发挥想象力的阴谋，如果可以分享，请与他人交换各自手中解开谜题的钥匙，或许会对这麦城有新的发现。每个人眼中都有不同的蓝。

刘嘉吃

目 录

CONTENTS

01	楔 子：嘘，他睡在梦中	1
02	顺时针：有关天空的畅想	5
03	逆时针：喂，你向谁告别？	11
04	顺时针：铁轨的平行物语	19
05	逆时针：故事的合理存在性	27
06	顺时针：山的那边几十页	34
07	逆时针：到马路的另一侧	41
08	顺时针：生命是朵蓝	49
09	逆时针：那年代的手稿遗失了	57
10	顺时针：钥匙的纽扣上了锁	65
11	逆时针：树生长的声音	72
12	顺时针：迷城的正反面	80
13	逆时针：如果能不长大	87

目 录

CONTENTS

14	顺时针：剧本里的人和事	94
15	逆时针：雨，大雨！	102
16	顺时针：阴影中的观察者	110
17	逆时针：影子的甜美笑容	117
18	顺时针：一分为二的色彩国度	124
19	逆时针：有人喜欢蓝	132
20	顺时针：血液与咖啡的黏稠度	139
21	逆时针：孕满希望的种子	147
22	顺时针：时钟不停转	154
23	逆时针：故事的新开始	161
24	顺时针：如果，如果，如果	168
25	我就是一棵成熟在夏天的麦子	175

01 楔子： 嘘，他睡在梦中

麦子死了。

对，死了。

我现在满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赶快摆脱这虚无的黑夜，找到一家旅店，最好能有火炉与书桌，这样我就能静下来好好讲述有关他的故事，那些真切地存在于我的身边，而现在却倏地被抽离开，久久萦绕我身旁的往事。这种感觉强烈地压迫着我，裹紧，再裹紧。甚至没有一个现成的词语来形容我现在的感受，有些悲痛，那是与麦子长久以往的熟知，混杂着些惊慌，在我所熟知的麦子身上，丝毫也察觉不出他会早逝的可能；更多的，是迫切想要知晓是什么导致他会这样渴望离去。这些情绪像夜晚一样降临在我身边，不同的是，它很急促，让我防不胜防，就像二十年前（大概，时间拖得久了容易被遗忘）麦子忽然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一样。

你可以想象到这些，一个自己所熟识的人在一个电话之后就烟消云散掉的错乱感。几个小时前树北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一个人闲适于两座城市之间的路径之上，我很后悔为什么车子不能再跑快一些，或是我根本就没有离开昨晚抵达的麦城——我们出生与成长、被它所抛在身后也不断被我告别的城市。我总是在生活的版图上画圈，一座城到另一座城，如此往返而没有流连。

夜空在车窗外飞速后退，我已经把车子弄到了160公里/小时上下。这辆跟随我5年之久的车子被迎面而来的风吹得瑟瑟发抖，是寒冷，还是惊恐？或许麦子在最后的那一瞬间被放大了瞳孔，从中流出浓郁的恐惧，又或许不是，这些画面不断重复就像是地方电视台里的广告——不厌其烦

地轮播，直到填满你的每一条神经，而麦子也在我的脑海中繁衍成了麦田，粒粒饱满，在这冬季大肆吮吸着阳光和泥土深处埋藏的水与营养。他深深地扎根。

是时候收割了。

我打开车载 CD 机，放上一些金属的声音，这是麦子要我装上的，从西藏回来之后他就这样对我说，哦，对，就是这样的表情，他说：“纳木错那样的夜晚还真是难以形容的孤独。”然后接着又说，“装一台车载 CD 吧，通过音乐，可以让你更好地深入到自己的骨头里面看个究竟。”我对音乐并不是很感兴趣，特别是他所中意的这些嘈杂声，比起它们，我更愿意去听些靡靡之音，至多也就是贝多芬那撕破灵魂伪装的音符。我不觉得我们俩之间有着多少的相像，我好动，他喜静，从小到大一直如此。当然也不乏被我强拖着去旅行的例子，最远的，嗯，就是两年前我们去了西藏，就是驾着这辆车子。那时候它还崭新得很，引擎声也不似现在这么嘶哑，只是出了点儿小问题，导致我们在接近纳木错的公路边上停留了一晚。想一想我们都在人生这条大路上越开越远，最后老得不能自己，只有麦子，只有他把自己留在了最美好的年华里。

我看着车窗外被霓虹灯所照亮的夜空，城就在眼前，而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想踏入了。我的记忆像是碎裂的拼图一样地被撒在每一座去过的城市里面，每到夜晚就隐隐作痛，很多时候我都分不清它们立意的主次、时间上的先后。我把车子从城的光亮中缓缓退出，越走越黯淡，直到余下几家昏暗的灯火。我在路边找了一家汽车旅馆停好车，老板像是听到了窗外的动静一般，急急地打开门，操着方言式的普通话很是热情地同我打招呼。

“老板，要住店么？”

“嗯，住一晚，明早还要赶路。”我简单答道。

熄了引擎，我便尾随着老板走进店里。这里像极门脸朝街的民房，或许这本就是如我所想也说不定。“每晚住宿的基本费用是 40 元，如果没有特别要求的话。”交了款，顺着楼梯上到二层，随便挑上一间就向老板领了钥匙。打开门，灯是钨丝的昏黄色，布置也很简单，一张双人床、电视，还有床头柜，除此之外就只剩下一双并不对称的拖鞋，还有落满灰尘的盆子——看来是没办法实践我来此的主要目的了，那么还是好好地睡上一觉，天一亮就启程，回到最初的城市去见麦子最后一面，尽管他已然闭了眼。

树北的电话讲得很含糊，或者是由于我在车里的关系，而没有听清楚，唯一可以确定的，只有麦子的死，至于方式和原因我无从得知。他总喜欢在故事里设一些迷城让我去找寻出口，而这一次，他把自己化作了一座城，我能隐隐地感觉到，他的死一定不会那么简单，至少是对于我来说。

躺到床上，熄灭灯，外面不时响起过路汽车的轰隆声，也夹杂着些清脆的鸣笛。时间不知是过了多久，意识开始在这偶然住下的屋子里变得模糊。我记得麦子说过，我们的生活就是很多的偶然所串联出的必然，那么他，是不是早已察觉到这样的结局呢？作为他自己的，还有我的新开始，按照他为我编排的剧本，我会在冬天结束之前跑到漠河去，然后就回到麦城随便找个女人安顿下来。

我想我就是个他一再描绘的观察者，一个蛰伏于生活之中的观察者，去记录每一片落叶所倾倒的弧度，或是……

敲门声在这时候第二次传来，我走过去开了门，而我的身体却一直留在床上，拥着被子，在这陌生的空间中恬静地睡着。

随我进来的是一个20岁出头的姑娘，梳着长头发，衣着单薄，像是打了厚厚的粉底，屋子里的光线本就十分昏暗，更何况没有打开灯。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出去，外面的月亮很大，也很圆——麦子还真是会选时间，不过却也只能看到一点儿，唯有星星点点的光亮从劣质的布料中透过来。她的脸很美，像是我多年未曾见到过的姐姐，可是年龄却相差许多。站在地板上看着她怔然出神的我，忽然记起很多年以前的往事，是与姐姐一起，光着脚在河边上放风筝，夕阳之下的我们被光线拉长了身影，而沙滩，却似乎从未出现在我的童年之中。碎了的记忆很难拼接起来，往往是带着谬误与荒诞，而姐姐，她一直占有着我最初的记忆，至今也未能忘却。

像是在等我说些什么语句，她一直侧着脸，面对着我所躺着的床直勾勾地看，额前的刘海刚好遮住她的眼睛，否则我便可以从中读出些什么，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蹙着眉头没有方向地思索。我能够隐隐感觉到她的羞涩。

时间不语，便再次地沉默下来，我想把她来时的门关上，锁好，却未注意立于屋中的另一个我已全然消失不见。如果他是不存在的，那时是谁为她开了门又抚摸了她的头发？是幻觉，还是梦，无法分辨。向着那姑娘所坐的位置看过去，我不曾记得那里有椅子，甚至不记得这屋子中有这件

物什。“嗨，”我试着冲她打招呼，“姑娘。”我这么叫她，尽管喉咙有些不自禁，险些喊出“姐姐”的发音。

还是寂静，连月光都温柔得不被打乱。她并未理会我，身线在窗子中映出美一样的轮廓，或者说，那就是美。我似乎可以看见她那光滑的肌肤，细致的脖颈饱满而柔软。温暖源源不断地袭来，从大腿的根部。我正盯着她那娇媚的身躯发呆，猛地一惊，似是那一合眼的时差，她已从我眼前消失，像是逃，只觉得身上某一块隐秘的部位湿湿黏黏的，把被子反过来，贴身的衣物也脱掉，丢在了地上——那本该有椅子的地方，带着对这奇怪梦境的戒备，再次地入睡。

好在，并未再做什么梦了，大概是累了，或是天已快亮，不会有谁再来打搅我。男男，男女，或是女女，我对麦子的故事有些信以为真，许是看多了的缘故，不知他是否也为自己准备了死的蓝本。

醒来时是早上9点钟，比预计的要晚，简单地洗漱之后便收拾了随身的物品，除去夜里丢掉的衣物。是该上路了，回那座对于麦子来说既是起点也是终点的城，也是他留给我的迷城的起点。里面关着些什么，有着怎样的建筑和街道，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想要让我从中发现什么。关上门之前我特意看了看窗子前面那一小块的空间，有种奇妙的感觉，却无法形容，梦境里发生的事情不要信以为真。到底层交钥匙的时候老板特意地多看了我几眼，像是欲言又止的样子，很不情愿地将押金递给我，我只是冲着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外面下雪了，虽然小得可怜，却是能感受到的真实。昨晚还是晴天，星星呀月亮呀都在天空上面散着各自的光亮，虽然分不清那是不是梦，可是麦子这家伙真是会选时候，兴许是这样，他便真的可以被钉刻在历史之中了。



02 顺时针： 有关天空的畅想

光线为城 / 夜的冷暖自知 / 拥紧了希冀 / 摒弃掉感伤 / 你的生命应向上攀援 / 这城，便是指引之灯

——《折光之城》

驾车沿来路回到起点，站在路边迎接我的是树北，他的神情看起来有些恍惚，却说不上有着怎样大的悲伤，似乎只是由于睡眠不足而带来的迟钝。我与他的接触并不是很多，仅是由于麦子的关系见过几面，有过几次不深入的谈话。他比我们小上七八岁的年纪，与他所崇敬的麦子一样，把自己的真实感情遮掩得很隐秘。关于麦子的死，他并没有向我多说什么，只是一直默然地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抽着一支似乎永远也燃不尽的卷烟，他引我去将与麦子告别的地方，在城的最西边，还想要更西一些，或许这样就能够离天国更近一些。

载着树北穿街过巷，他的眼睛似乎从未离开过后视镜，凝聚、缩小再抛弃的感官世界，那些我所熟悉的房屋、树木，甚至是多年未见而变了模样的商店老板，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构成它的一部分。咖啡店、快餐馆、卖不多见 CD 的音像屋，还有生意并不怎么样，靠着有利地势勉强度日的 24 小时便利店，这些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比我的记忆还要久远。而另一些名字古怪的服饰店、婚纱馆，橱窗里摆满了诱人甜点的蛋糕屋，马路上来来往往为着各自目的不停穿梭着的行人却是新的，他们首次在我脑子里形成印象，准备生或死，铭记或遗忘。

阳光把路旁突兀的枝干打成了烙印，一枝一枝地绵延伸展，也不时透过挡风镜来混淆人的视线，懒洋洋的让我觉得暖。想着这些无关紧要的事

情，把麦子抛在脑后，不时地把眼睛瞟向窗外，险些过了红灯。那是一条界线，一条无论如何也不能越过的讯号，自小我们便接受着这样的说教，所以麦子才会显得是那样地特立独行。

我记得他在一个故事里说过，特立做得久了，便会习惯去独行。他说那是我的蓝本，一份无法被预知的答卷，记录着在路上的所见所闻，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存在感。树北说麦子把他最后的时间留给了铁轨，如果像警方所说他是自杀的话，那么一定是带着对于远方的向往。想想他的一生，除去被我拖去过西藏，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麦城。不觉间，我已身处熟悉的街景之中，也踏入了他留下来的迷城，那些风景与麦城交合成为一体，由远及近地填满我的感官。

过于闲适的 60 秒，我看看身边的树北，他把帽檐压得很低，是那顶麦子经常在夏天用来遮蔽阳光的宽沿鸭舌帽。阴影爬满了他的脸，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后视镜，尽管那儿已经荡满了灰尘，或者他只是在想什么事情而已，比如他刚刚过世的麦子老师，走了神，于是这样。继而我也跟着陷入了沉思，直到后面的司机冲我不耐烦地按起喇叭。

继续走，房子越来越矮，人也越来越少，寂寞感随之袭来。途经已然废弃了的小学，荒草枯萎的茎和根像是在诉说着我们年少的时光，有些模糊，记不大清了，只是没有了所谓生活的柴米油盐的羁绊，多一些对不切实际理想的幻觉而已。麦子那时候留着寻常的小平头，系红领巾，穿每周洗一次的校服上衣。每天同我一道骑单车上学回家，总会路过的音像店是我们时常光顾的地方，到初三毕业时我已经攒满很大一抽屉的卡带，那是个卡带机的时代，后来便渐渐没落了，而那些在将近毕业时被借走的，也再没有还回来。

我很想念你们。

不觉间已开出了市区，可以看到一片片因为季节而萧瑟的田野。还记得上小学时，每到周末我们都会跑来这里，呼吸着泥土的气息。如果是秋季，那么我们也会到成熟了的玉米田中掰一些来，带回家，但更多的时候是去找一片旷野，点起火，把它烤了吃。麦秆被烧尽后化作的灰随着火光带来的上升气流（当然这是很久以后才了解到的事情）缓缓地飘向高处。

“去天国了吧？”我不记得有谁这样说过，是麦子，也可能是葵。如果是后者，那么我实在是想不起来她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中说出了这句话，声音

与画面分开，像一张劣质的盗版碟片。我们在那个年纪像是吸收了大把的阳光和泥土的养分，之后就马不停蹄地长大到了现在，是该停一停了。

“葵呢？”我问树北。

他深吸一口烟，再吐出来，我能看清烟草被点亮烧成火红色，然后变成灰，凭着感觉，我似乎还能听到烟碱通过肺部时的声音——“嗞”。“葵。”他说，没有了下句，也没有抬起头。

“是啊，葵，她还好吧？”

“啊……麦子老师怎么舍得把她一个人丢下呢？”他像是自言自语一般地说，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我的问题，“她应该是在麦子的灵房里吧，昨晚哭得很厉害呢。”

“哦，”我扭头看他一眼，再转过来便忘记了刚刚想要说的话，脑子在这一瞬间开了小差，也可能是树北的那一口烟雾让我缺氧了零点几秒钟。

说实话，对于葵的记忆我也很难保持着完整，她总是那样地安静，我毫不怀疑就算麦子死在她的面前，她也不会发出太大声的尖叫，但是内心的痛苦却是剧烈的。我能够理解她的这种感觉，就像是乘过山车一般，大声地叫出来反而会觉得轻松，硬生生地憋在心里，总有一天会撑破她所能容纳的那个度。我不想看到那一天，就像我不想相信现在我是要去参加麦子的葬礼一样，而在现实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这不是麦子编排出来的故事情节，如果是这样，我便会对他说：“嘿，麦子，或许换一种结局会更好的。”

大约又过了10分钟，终于到了殡葬场。高大的烟囱就是通往天国的阶梯，那上面总有一朵散不掉的云，很多人都会从那里通过，再往上，就是他们之后要去的地方，被生者寄予仰望的地方。

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位子把车停好，它破旧的外壳正好与这周围的环境相得益彰。关掉音乐熄了火，拍拍树北的后背告知我们已经到了，他哆嗦了一下，透过压低的帽檐看了看我，带着歉意的微笑像是被从耳边掠过的风送来的一样轻柔。

“走吧。”我说，没有附加多余的言辞，任何的语句放到这里都会显得不合时宜，还是这辆年逾五旬的车子更加懂得入乡随俗，它停在那里，不发出一点儿声音。

已近年关的时节，这儿的生意自然被冷落了许多，没有人愿意在这时

候撒手归西——当然，其他的时候也很难愿意。我的脑子里忽然又出现了麦子死前急剧放大的瞳孔，我似乎能够从里面隐隐地感觉到透明的蓝色，而且会“咔”的一声被铁轨与车轮所碾碎，散落开来附满整个世界，他的，或是我的，然后再去渲染更多。

“夏天。你来了。”还是不掺杂感情，布满句号这种规则形状的声音，不用猜便是米香了。

我扭过头去，她并没有变化许多，岁月带着我们快速地向向前奔跑，唯独留下了她。“还好么？”在这种情境下显得生硬的问候，我能猜得到，她不会简单地回答我说“好”或“不好”，尽管这很简单，不用通过大脑，更不用分神去思考，但是任何问题到了她那里，都会变得中规中矩起来。

“怎么说呢？我是昨晚赶过来的。葵给我打电话时刚好要睡。然后就赶去搭飞机在两小时后赶了过来。如果是夏天，都快要天亮了。”她像想要把我稀薄成为空气一样地直勾勾地盯着我。

“唔……那就是不怎么好了。葵呢，她在哪里？”

“这边。跟我来。”讲完就引我前去。她和树北擦身而过，却没有打招呼。

穿过几个圆形的拱门之后终于看到了临时的灵堂，有水晶棺，却是空的。麦子的身体被隆隆的火车声分开成了两半，甚至是更多，未来得及消化的食物从破碎的身体里分离出来。他现在已经躺在了炙热的高温之中接受着最后的仪式，而我们即将为他举行的仪式却显得虚假很多。

“听说了么？”

沉默了好一段时间，我也终于忍不住地问她：“听说什么？”这是她一贯的讲话方式，本该习以为常的。

“麦子的死因。”米香盯着我的眼睛说，像是想要告知我什么，也像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模棱两可一如她所问我的问题。

“没兴趣，你什么时候起也变得这么八卦了。”我笑笑，并不是真的漠不关心，而是我现在只想快些见到葵，我怕她会突破了自己的那个极限，而且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去对葵说：“听我说，葵，麦子他并不是自杀。”我想要顺着他留给我的谜题往下解，就得先抛下观察者的身份融入到问题本身当中去。

“真的。”她还是盯着我，与往常不一样的是她笑了，虽然有些生硬，却也是笑，如果不是第一次，那么也不会超过五次。米香生得很漂亮，精

致的面孔像是刻意雕琢出来的一样，唯一的遗憾是她幼时曾经有一段时间患过脑瘫，尽管已经痊愈但被治愈的同时也剥夺了笑的意识。

我没有再回答，而是观察起了四周，除了我们三个及一些工作人员外再没有他人，麦子的葬礼很冷清，像我曾带他去过的一些地方一样，经不得喧闹，那里有它们自然的法则。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盒烟，分给树北和米香各一支，树北从沉思中抽出身来对我摇摇手说已经戒掉了，“可乐比烟碱更容易麻醉思想。”他说。是刚刚才决定要戒掉的吧？

“怎么葬礼办得如此仓促？”

“大概是老师他……他的遗体等不了太长时间吧。”

“这样能躲开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你们也知道的吧，他不希望闹。”

我也不希望闹。

葵围着一条厚厚的围巾出现在我们面前，眼睛红红的，看见我，又很快孕满了泪水。我懂得，她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真的。

“真希望我们不是在这样的场合见面，夏天。”她首先开口了，尽管已经红肿了眼睛，可是声音之中还充斥着不可抗拒的坚强，有谁能够住进她的心里呢？除去死掉的那一个。

我仰起头看了看高大的烟囱，感觉很近，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云朵之上的水晶方砖一样。“嗯。”我说，声音很小，不敢保证她能够听到，于是我把目光转向葵，像米香通常做的那样直直地看着她。“嗯。”我又重复了一遍，“这若是你们的……”没有再往下说，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那是独属于麦子的，葵的麦子的。我把那个想法压下去，走上前张开双臂抱了抱她，在这麦子离去的冬季里我希望自己能够给予她温暖，就像我的名字里所蕴含的热量一样，迫不及待地想要宣泄出去。

如果我是麦子，那么她一定会跑着过来抱住我，用力一些，再用力一些，直到我喘不过气为止。葵呼出的气流打在我的耳垂上，痒痒的，我不禁想起昨天夜里的那个梦，又用力抱了她一下。她的手臂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身体，没有触碰我的后背，也没有自然地搂住我的腰，而是以这样一个像是被冻僵了一样的姿势接受着我。“好好的，他也不希望你难过。”我在她耳边轻声说道，然后就放开了她，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离仪式开始还有半小时，而来人却仍是我们几个。

麦子就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一样，没有亲人，只有同类，所以他才会与众不同。

我想了想，即使我已经认识他 20 多年，却从未见过他的父母、姐弟、叔伯，他自己也从不提及，每次家长会他的位子上都会空着，老师对此视而不见，没有任何的解释，仿佛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一样。莫名其妙地生，又不知为何地死去。

阳光很好，天气预报里所说的那场大雪终究还是没有来，早上的寥寥几点让我误以为是麦子的不舍。

我忍不住又把头抬起来看了看，细小的灰尘把光线折到了不同的方向。记得儿时总是听到老人们说起云朵之上的那个世界，有大块大块透明的水晶方砖，它们能够把光均匀地洒在平原、森林、沙滩还有海洋与山脉，保证生与死的平等。我仰着头想这些离我十分近又非常远的事情，不觉树北也仰起了头，米香顺着我们的视线看过去，很疑惑地摇摇头，最后是葵，她用围巾蒙住脸，用手遮了遮，清晰可辨的两条泪痕倏而滑落。

麦子，你能看到的吧。

最终参加仪式的仍只是我们四人。空着的水晶棺，寥落的亲友，似乎这只是一场闹剧的彩排，显得不那么重要。

葬礼只是无数次送别中的最后一次，我们像是犯了过错的小孩子一样，默不作声地排成一行，葵在最前面，之后是我和米香，走在最后边的是树北。或许直到现在他都还不愿意去想那个透明的盒子里应该盛着谁的肉体，而那高高的烟囱里正徘徊着谁的灵魂。我总喜欢把它想象成为一个盘旋向上的阶梯，只要想走，就永远都没有尽头，麦子他可以在任何一个高度上推开密实的砖石，踏上云朵，踏上故事中的水晶街道，再化为自然的一部分。

没有司仪，没有绞心的哭泣声，没有白色麻布粗糙缝制的孝服，没有花圈，没有端端正正的黑白照。我蹑步地跟在葵的身后，突如其来的变故就这样狠狠地砸在了她的身上，看着她的背影很吃力地忍着难过。

“咔嚓！”

“咔嚓！”

“咔嚓！”

接连不断的快门声此起彼伏地涌了进来，一时间我竟没有反应过来，是身后的米香扯了扯我的衣角，低声地说：“夏天，有记者。”